



杨家沟有个『邮么爸』

□杨代军

“邮么爸摔倒了，邮么爸摔倒了。”一阵喊声，打破了杨家沟村的宁静。乡亲们纷纷跑出房子，来到“邮么爸”的家。“怎么回事呀？”杨大爷首先关切地询问。“邮么爸”嘿嘿一笑，说：“没事。上镇医院打上石膏就好了！孩他娘，把邮包给我带上。”“伤筋动骨一百天呐，这下你总该好好休息啦！”乡亲们一边说，一边把“邮么爸”抬上车，送上了去乡医院的路。

“邮么爸”，其实也是我们杨家本姓。但自我懂事开始，我就听村里人这样称呼他。他的本名叫杨坚，反而让很多人忘了。他已经75岁了，从18岁顶替父亲当上乡邮递员开始，一直干到退休。退休后这些年，他仍每天坚持骑自行车，背个邮包去邮政所看一看，如有村里信物，他都顺便带回。当大伙谢谢他时，他总是说，习惯了！

我对“邮么爸”印象最深的事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高考结束后的那一个多月。每天一早，我就在村口等着“邮么爸”去上班，有事无事上前打个招呼。每天下午，我也在村口等着“邮么爸”归来。一连两个多星期，我一无所获，可我仍然天天想见“邮么爸”。“邮么爸”很懂我的心思，他知道我内心深处是在等录取通知书。又过了一个星期，仍无任何消息，我的心情沉重了。“邮么爸”见我总是笑哈哈地说，明天会有好消息的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些日子“邮么爸”在乡里多方打听，知晓了些高考的结果，全乡无一人录取。他为了不让我灰心，就在乡里帮我打听有什么好的工作没？后来有一天，他听说当兵是条出路，便主动找乡领导为我说情，由于他的帮助，乡上武装部同意我去应征入伍。那天下午，“邮么爸”高兴地跑来告诉我这一消息，并鼓励我去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兵这条路。

在离家去东北军营的那天，“邮么爸”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儿行千里母担忧，在外多写信回来，我会及时转递给你爸妈。”

这一别，就是二十多年，我给家里父母写了300多封信，因为父母文化水平低，每封信都是“邮么爸”亲自带回家，念给我爸妈听，然后将爸妈想对我说的话，写下来邮给我。直到我转业回到家乡，才了解这一切，特别感动。

后来，“邮么爸”退休了，本可在家安度晚年，但他仍然每天骑着邮车，背着邮包往镇上去，邮包里信件没有了，每天却带着他那本邮寄工作本。听人说，那上边他把杨家沟上万户家的住址、住户姓名记得很详细。

随着车子越走越远，“邮么爸”的身影却在我眼前越来越大了，我仿佛看见他像过去一样，踩着平平常常的步子，一路慢慢地走着，并低声细语：“杨坚，你平凡得很！你过去做的邮政活，只要别人肯做，谁都做得好。”汽车声似乎通了灵性，不停重复回应着：“邮么爸”安好！“邮么爸”安好！



三伏晒书

□张春波

连绵几天的雨停了，出梅入伏，郁闷的心情消散，绽放出“生如夏花之绚烂”的味道。

伏天，刚烈的阳光倾泻而下，人们晒“龙袍”，晒豆瓣酱，晒书，晒霉晦的心情，晒精神萎靡的灵魂……“三伏乘朝爽，闲庭散旧编”，这是古代文人晒书的闲情逸致。对我来说，三伏晒书早已是童年的记忆，因为如今住楼房且通风好，书柜又放有干燥剂，书籍很少发霉了。

儿时，家居青瓦平房，屋中有一个竹制的书架，层层叠叠地堆放着杂志、小说、连环画等书籍。梅雨时节，整个房间十分潮湿，更有一股书的霉味在空气中萦绕不散。每每这时，母亲便会说：“等梅雨一过，这书也得晒晒伏了。”

于是，在一个进伏的午后，阳光明媚但不灼热，晒书正适宜。先在家门口将一块木板放好，然后，母亲把书架上的书一摞摞的抱出来，我将书一本一本摊在木板上。待书全部放好，母亲开始检查，发现有发霉现象的，就用半湿不干的抹布擦掉书上的霉斑；发现书有折皱、卷角的，就放在一块光洁的磨刀石下，将书压平整；发现书有脱页、破损的，就用胶水粘补修复。这个时候，我蹲在地上，边翻晒、边阅读，感到有些膝盖酸痛，便索性席地而坐，思绪随着书上的文字，遨游四海，纵横古今。

夏日晒霉，每家每户都将衣服、棉被等易发霉的物品拿出来晾晒，这是简单的生活常识。可是晒书，却很少见，因而木板四周常常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，也不乏爱书、品书之人。

记得有一次，来了一个儒雅的老人，他是小镇上出了名的文化人，过年时经常给大家免费写春联。老爷爷翻了翻木板上的书，问我：“听说过晒书的风俗吗？”我很好奇，晒书还有风俗？“每年农历六

月，江南一带有晒书的风俗。因为纸张的特性，易被鼠啮虫啃，易发黄长霉，所以每逢黄梅雨季后，定要拿出来在日头下晒上一晒，又称曝书。”我点点头。老爷爷又问：“听说过‘袒腹晒书’的故事吗？”我摇摇头。“东晋名士郝隆仰卧在太阳底下，别人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回答说，‘我晒腹中的书。’后来便有‘袒腹晒书’这个成语。”老爷爷又接着说，“胸中藏书万卷，书生敢傲王侯。名人志士都是‘腹有诗书气自华’。要想成为大学问家，从小就要好好读书啊。”说完，老爷爷拍了拍我的肚腹，笑了笑，转身走了。晒书，竟有这么多的学问啊！老人家的话更是让我受益颇深。

三伏晒书，让阳光沁进书香，清凉一夏。其实，书页可能发霉，文字却是永远鲜活的，只要我们常拿出来读读、见见光，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愉悦，生活也定会“晒”出自信来！



忆家乡的老黄桷树

□叶源洪

凡是上了些年纪的南溪城区的居民，都知道早年在县城东门口，望瀛门城外不远的平坝上，有一棵生长了好几百年的老黄桷树。此树主干约三四个成人合围大，树皮皴裂起很深沟槽很大斑块状，粗壮鼓凸的树根虬龙般深插地底，延伸面积几十平方米宽。树的主干上有四根分岔的大树枝，其中一根不知何时已断，在剩余的三根大树枝上又长出许多小树枝的小树枝，均匀地向四面八方伸展，把已断的那根大树枝缺口空间填补上，每根小树枝上长出繁茂的树叶，整个地面遮盖得严严实实，不见天空一丝亮光，就像一把常年撑开立在地面的巨大绿伞。夏季天气炎热，许多住在城里的居民，每天从早到晚喜欢坐在树下，纳凉喝茶，摆谈聊天，观赏江景。

东门口靠近长江边，这棵巨大的黄桷树，究竟栽植于何年月，又是由何人栽植，不得而知。我只知道，自从我父亲调到北门南溪汽车站工作后，每当在外面工作回家的我，从宜宾乘坐轮船回南溪时（轮船是当时宜宾到南溪往返的主要交通工具），只要轮船快到南溪时，在长江上转过大湾口，站在船头很远便会看见，那棵耸立在东门口坝上的高大黄桷树，就像一个固定的特殊标志，它是那么醒目耀眼，又是那么熟悉亲切。看见它，仿佛是一个久别重逢的亲人，盼望远去归来的游子，在不断招手致意。

每当我在轮船上，只要看到家乡的那棵黄桷树，就知道到达南溪县城不远，即将同久别的亲人们见面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。

东门口那棵高大古老的黄桷树，不但是张开怀

抱欢迎远方来客和游子归来的“迎客树”，而且是南溪县城一道靓丽景观的“风水树”。由于它生长年深久远，历经兵燹战火，受过暴风骤雨，犹如一个饱经世故，阅历丰富的历史老人。南溪历代老百姓们将它视为“树精”“树神”“树仙”，顶礼膜拜，在树干树枝缠挂上吉祥喜庆的红布长带，逢年过节时摆上供果供品祭拜，祈求保佑全家幸福平安。甚至有的人还偷取树皮树枝树叶，拿回家去煮熬服洗，用以治疗病痛驱除邪气……

就是家乡这棵深受南溪县城居民们喜爱的老黄桷树，突然在一天清晨，从树根到树的主干之间整齐断裂，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整棵大树倒在地面上。据说当时还砸死两人。看见倒地的古老黄桷树，南溪居民们无不惋惜哀叹。这天清晨无风无雨，此树究竟是怎么倒的？过后寻找原因，有人发现，在树根底部出现许多白蚁。

南溪东门口生长的这棵黄桷树，是南溪人民千金难买的“风水树”！它的失去，使南溪县城居民们心里非常难过，毕竟存在时，给男女老幼们带来过许多美好欢乐。

就在这棵老黄桷树倒下后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县里有关部门，又从另外地方物色来一棵树杈枝型很美，树干比碗口大，约两三人高的小黄桷树，在原地栽植上，给它取名叫“回归树”。如今这棵黄桷树随着时间流逝，逐渐长大，枝叶繁茂，一片葱绿。

我想，南溪东门口这棵新栽植的黄桷树，经过若干年后，同样会长成为参天巨树，为子孙后代们谋利造福。这个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”的道理，不用作过多解释，大家都会清楚明白。